

郭雪波 / 著

# 大漠笔记



作家出版社

郭雪波 / 著

# 大漠笔记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漠笔记 / 郭雪波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063-8428-5

I. ①大… II. ①郭…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1151号

## 大漠笔记

---

作 者：郭雪波

责任编辑：赵 莹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249千

印 张：19.5

版 次：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28-5

定 价：36.0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录

### 低吟西域

日落地方的青鸟 / 003

荒原无声 / 007

夜宿尕斯库勒湖 / 010

敦煌的困惑 / 014

哈德的怪柳 / 019

胡杨林的思念 / 023

寂寞不是拿来说的 / 027

天山顶上的足迹 / 030

### 大漠笔记

阿拉坦·根娜 / 035

嘎达梅林小路 / 039

荒漠魂 / 042

大漠落日 / 052

一只老蝮蝥 / 056

### 游牧文明的印迹

记一所古老的那达慕场所 / 063

元大都遗址上的鹊巢 / 067

百年误读游牧文明 / 070

一篇发自沙村小学的报告 / 074

古歌：腾格林—萨力哈——天之风 / 078

皈依自然的行程 / 082

狼不是蒙古人的图腾 / 088

那双蔑视人类的眼睛 / 090

## 来自灵魂深处的讴歌

厚重的冻土地拒绝浮浅 / 095

一个捉野蜂的男孩 / 098

围绕《蒙古里亚》的心灵碰撞 / 100

作家为什么写作 / 105

《青旗·嘎达梅林》后记 / 107

银狐，象征崇尚自然的文化 / 111

民族文学的生命气象 / 113

我在跋涉 / 117

文学的灯塔，依然闪烁迷人的光芒 / 119

人类，百年误读大自然 / 123

网络时代的碰撞与火花 / 128

地域文化并不边缘 / 132

## 以文化的名义

观复馆记 / 139

随缘的收藏 / 142

张贲之砚——记晚唐炼丹诗人 / 149

寻访嘎达梅林纪念碑 / 153

明天凌晨，就明天凌晨！ / 158

## 遥远的故乡

父亲的故事 / 163

儿子小名叫八斤 / 172

乡间趣事 / 174

白狗 / 181

## 在东西方之间穿梭

慕尼黑皇家啤酒馆 / 189

从老子到德国之声 / 192

在莱茵河畔朗读书作 / 196

夜宿赌城拉斯维加斯 / 199

在台湾，与席慕蓉大姐一起唱歌 / 203

中国应该记住的一位作家 / 206

## 意常在山水之间

从优干宁到拉卜楞寺 / 211

从历史的后院到前院 / 226

庐山三章 / 239

呼伦贝尔的秘密 / 252

日出后的沙坪坝 / 264

一只杜鹃、几只喜鹊及其他 / 277

琼忽勒峡谷的红胡子和女人们 / 291

低吟西域







## 日落地方的青鸟

也许有人想当然，进盆地就是往下走。过去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尤其著名的柴达木盆地。多好听的名字——柴达木，直译便是白色慢湾，有人译成盐泽，也因其发白的原因。

然而，你们错了，我也错了。

先入为主，凭想象，是不可靠的，尤其对你未经历的事物。盆地这词，绝对是个误导，尤其对我这种地理课没学好的人。

车进当金山口便开始爬坡。

车过当金山进入阿尔金山南麓，还是在爬坡。

我想，过了阿尔金山南麓就可能是下盆地了。

我幼稚而固执地追寻着心中的盆地。

当车驶离阿尔金山南麓，进入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色茫茫的盐碱荒原并且还继续往高处爬坡时，我终于疑惑了，憋不住问陪同的老黄，啥时候进盆地呢？

当时老黄的眼神肯定是怪怪的，肯定在心里揣摩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无知的人，还是特会作秀的假模假式的那种人。

我的一脸真诚没让老黄的回答过分苛刻。

他说，我们已经进入柴达木盆地了，正往腹地前进。

车这时继续往漫漫高原爬行。

我想叫出来，忍住了。怕老黄笑话。低声嘀咕，盆地怎么会是高原呢？

老黄给我补了地理课。柴达木盆地其实是海拔两千至三千米的高

原，青海油田的最高井架竖在盆地海拔三千四百米处。西边的昆仑山、北边的阿尔金山、东边的祁连山，合围捧出这一个椭圆形平坦盆地，面积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在这里，“盆地”一词是与周围三条山脉相比较而言的，千万别把它当成脸盆一样平地凹进去的洼地。

我茅塞顿开。为自己起先的想当然，把柴达木当作四川盆地一样往下走的幼稚想法而不好意思。

一只孤独的鸟，伴我们飞行。我用心地观察起它。它要去哪里呢？为何与我们飞驰的车为伴？它如此单薄而孤寂，没有其他同类伴友，难道它以为只有我们这靠轮子滚动的铁制家伙才是可信赖的伴侣？它比麻雀大，比猫头鹰小，像我们老家草原的百灵鸟，可翅膀长，颜色又微微发黑，有些铁青色，给人感觉十分坚毅和具有流线美。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且叫它青鸟吧。因为，一是地处青海，只有这里的荒原才有这样的鸟，二是刚故去的女作家——我的一位同学星儿写过一篇叫《青鸟》的小说，以此略表悼意。

青鸟在认真地飞，我在认真地看。

它飞行得辛苦，我观看得悠闲，坐在车里。

高原的风很烈，能把骆驼吹跑，它的巴掌大的躯体尽管抖抖闪闪却聪明地贴着地面飞行，躲开那猎猎大风；车轮子扬起的尘沙如滚滚浓烟，一时把它给吞没了；以为它停下了吧，却又从那一道尘幕中飞冲了出来，像一位从银幕后闪出的明星，风采依然。

它真是一只固执的鸟，又是一只很勇敢的鸟，我愈发地欣赏起它。

抑或是它迷路了，误认为跟随人类乘坐的汽车便可找到能生存的家园？倘若是那样，它就错矣，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老黄已告诉我们，我们去的地方可是“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三绝地。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判断也是错误的。青鸟不是一只笨鸟。它并没有显出惊惶的样子，也不像没有目的地乱飞，它的飞翔十分熟练且

很有节奏，完全像一位高超的琴手在空中用双翅弹奏着一组组轻缓优美的旋律名曲。

那么，它，这只诗般飞翔的青鸟，究竟奔往何方？

谜底不久便揭开了。

车队缓缓驶上又一层高地盐碱滩时，那只青鸟“啁”一声欢叫，便落下去了。准确点说是一个猛子扎下去的，就如一只鱼鹰从空中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一般。

路旁十几米远处，有一丛植物，灰黄色，十分显眼。任你举目望去，这片白茫茫的地带，只有这丛唯一的植物，有生命力的，活着的，灰黄颜色下略带浅绿的植物！

青鸟的欢叫犹如唱着悠扬的歌，然后它便不慌不忙地啄起那丛植物的草籽和嫩叶，还有依附在上边的虫豸。

原来它是来进餐的！

有目的地来觅食，这么远距离飞行，就为了这丛唯一的植物。它，这只青鸟，真是一只精灵。显然，它的心中十分清楚，这片恐怖的戈壁荒原上哪块长有可觅食的植物，哪里可以落脚。它精明，做事心中有数，而且坚韧不拔，不屈不挠。

供青鸟食物的那丛植物叫骆驼草，也称骆驼刺，以耐旱、耐冷、耐热以及生命力顽强而著称。也就这样的植物，才能在这片泛着白茫茫硝和盐碱的不毛之地扎下根，抽出绿叶，结出种子，完成一次生命的循环。也帮助那只不屈的青鸟生存，完成它的生命延续和繁殖。它们共同演绎着一个命题，古老而永恒的命题，那就是生命的伟大，生命的永恒。

车队在此稍做停留，让大家放放水后，又启程了。

我观察青鸟。它不再随飞了，继续停留在骆驼草上休憩，养精蓄锐，以准备飞往下一个目标或住宿此处。

它冲我们车队鸣啼几声。似乎在告别，又似乎在警告，提示我们

前边的地方将连一棵骆驼草都没有了，鸟更不去，剩下的只有“风吹石头跑”了。

我有些留恋那只鸟了，那只精灵。哦，青鸟。

老黄告诉我们，前边的目的地——几百公里之外的“三绝地”杂斯库勒，也有一群青鸟，一群觅食的青鸟。它们在那个死亡地带寻找的“食物”叫石油。这个“食物”让地球人斗得死去活来。

由这只青鸟的生存艰辛，可以联想到那群青鸟的生存艰辛，恐怕光“艰辛”两字也无法表达清。我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崇敬。

我们上路了，继续我们的追日之行。

哦，前边的那群青鸟，在那遥远的日落的地方。

## 荒原无声

果然，走离了那一丛骆驼草，我们再也没见到一棵绿色植物。

告别了那只青鸟，我们也的确没见到任何一只飞鸟。

这是一个沉默的世界、无声的世界。

车窗外，高低凸凹的地面上，结着一层白霜般的東西。老黄告诉我，那叫芒硝，可做工业原料，因产量低，这里无人开采。它跟盐碱差不多，呈现雪一样的白色，在无雨季节跟表土层板结成厚厚一层硬皮，如给大地穿上了一层铁皮铠甲，封死了所有想从土壤里拱出来的生命。只有下雨时这层皮才变软泡湿，可这里年降水量才五六十毫米，而年日照可达三千多度，湿润期没有几天，绝大多数时间处于目前这种干旱的穿铁皮铠甲状态。

可以这么说，这里是一个芒硝的世界、盐碱的世界。土地被这两样东西无情地遮盖着，死死地包裹着，透不出一丝生气，常年被窒息，无声无色，无生命的蓬勃和痕迹。有的只是那一阵阵刀刮般的风从这里掠过，在旷野上也搅不出什么声响。

唯有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这里。

哦，荒原，柴达木的荒原，你怎么会是这样？

你，离我的想象中的柴达木，相差可太远了！

我也经历过荒原，我的老家科尔沁沙地，号称八百里瀚海，也没有这里恐怖，一些积水的洼地，还能长有芦苇和蒲草，有野鸭在那里孵雏，比这里可是好了许多。

坐在我旁边的老黄，默默地望着窗外那无声的世界。

他的眼神，很专注地眺望右前方一片灰色山梁。

他说，那一带，地名叫南八仙，我们给起的。

片刻后又说，五十年代，有八个姑娘去那里找油，再没有回来。

我说，南八仙，这名字很好听，很美。

老黄指着左前方两座山脉，又说，那里叫大风山、二凤山，六十年代初，也有两个女勘探队员骑骆驼迷失在那里，后来我们找到零散的白骨，也不知道是不是她们俩的遗骸。

我默默地说，那两座山很高，很巍峨，令人仰慕。

老黄接着便沉默了，没有再说什么。他那张西北汉子特有的长方脸，每条皱纹都像刀刻般坚毅，泛着古铜色。他是个老石油，在青海油田一干就三十多年，现任油田的宣传部部长，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装在他那张谦和的笑容后边的脑子里。

我很高兴这一路跟他做同伴。同车的同伴，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十分重要。好的同伴，会让这枯燥的时间变得活泼、有趣、有意思；差一点的，会让人闷死，有趣变成无趣和无聊，那真是一种受罪。

沉默的老黄，显然咀嚼着往日岁月。

我想起老黄曾说过的一句话，流传在老石油人中间的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这话透着一股豪迈，透着一股神圣，当然也有一丝丝的无奈或认命感。是啊，跟外边的那个恐怖世界打一辈子交道，打两三代人的交道，无怨无悔，没有个精神气儿是熬不住的。整个社会变得很现实的当今，石油人的浪漫主义情怀、理想主义色彩，依然很浓烈很持久。

车驶过一片碑林。

老黄下车，冲那片碑林墓地站立，凝望。

老黄轻轻地跟我说，那是他们石油人的一处墓地。

没有绿树青草，没有鲜花纸圈。在荒原上，在芒硝盐碱的荒原上，就那么静静地无声地存在着，完全融进这里的大地，永久地沉睡。

荒原无声，墓地无声，大地无声。

我突然感悟，无声其实就是一种记录，记录永恒。

如今，很多很多的有声者，其实是无声；越想有声越无声。比起这里无声的荒原，无声的墓地，更显出有声者们的渺小和短暂。丰功，在人们心里，是不显的，无声的。

无声才会永恒。

老黄把最后的一瞥留给墓地之后，转身上车了。

我想，沉睡者们能感觉他这一道目光。这对他们双方，都很珍贵。

对我，唯有感动。

## 夜宿尕斯库勒湖

我想起一首歌词：

我们亚洲

山是高昂的头！

我们面对的这条山脉，不仅高昂着头，还挺着脊梁。那脊梁呢，还是五颜六色的，老黄我们俩认真地数过，有铁褐色，有铁青色，有铁黄、铁黑、铁柴。都带铁的原因很简单，它的五颜六色都令人想起铁，无论它多么斑斓，多种色彩，马上使你联想到铁质、铁的硬度、铁的坚挺。

花色的、铁般挺起的、如刀砍斧凿般的山梁，一条条扎进大地的胸膛，或者从大地胸膛上崛起。这里就叫花土沟，也是石油人给命名的。

我们沿着山的缓坡，去看一个地方。

小路上铺满风化的岩石，裸露的沙砾，还有阳光下闪闪点点的云母粒。

一九四七年秋，两个俄国人，带一支几十头骆驼组成的驼队，首次踏进这片处女地，偷走了上百种矿石标本。南京政府闻讯，尽管跟共产党打仗有些焦头烂额，还是派出苏姓刘姓等三位地质科学家到这里进行科学考察。这也难能可贵。

三位科学家在这里转了数月，毫无收获，几乎弹尽粮绝之时，他



们遇到了“西北王”马步芳的一支修路队。

你们在这里找啥子？修路兵问。

找会燃烧的石头。三人答。

后边的花色山里头就有。

修路兵指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准备去的花土油沙山。

三位中国的地质学家，首次如愿找到了露油矿石，一点就能熊熊燃烧的含汽油矿石，这是中国人的首次突破。

我们到达油沙山时，夕阳正好照彻这条山沟，暖洋洋，明晃晃。这里竖着一块记载历史的金属牌子，在阳光下十分鲜亮夺目。

岩石嶙峋，沟壑纵横，常年遭季风冲刷后山形十分狰狞。跟下边的荒原一样，这里也很寂静，没有树没有草，没有鸟没有动物，连个巴掌大的云也不从这儿飘过。我把耳朵贴在那块黑黄色的油沙层岩壁上，倾听了片刻。我知道，虽然这里的荒原无声，大山无声，但是它们的内心深处——地底下几千米深处，是有声的。那里是它们的炽热的、奔流不息的血脉：油气。正在訇然发声。

只为这有声的血脉，石油人才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这无声的荒原，无声的大山。他们的奉献，几代人的奉献，也是无声的，无悔的。也只有他们，才能听得到大地深处的那个声音，那个炽热的滚滚沸腾的声音。

油沙山附近，山上布满采油树。

我再次佩服中国石油工人的浪漫。把那个遍地矗立如林、好似澳洲平原上的林立的风车般的采油机，称之为“树”，这真是妙不可言。无树无草无植物的荒原枯山上，也只有它们像树林般挺着，活动着，散发出生命的鲜活热气。

采油树，也叫“磕头机”。

这名字也很有趣。采油机的机头每次低下去，犹如磕头，正是把抽油管送进地底上千米深处，当机头抬起来之时，就把沉甸甸黑乎乎